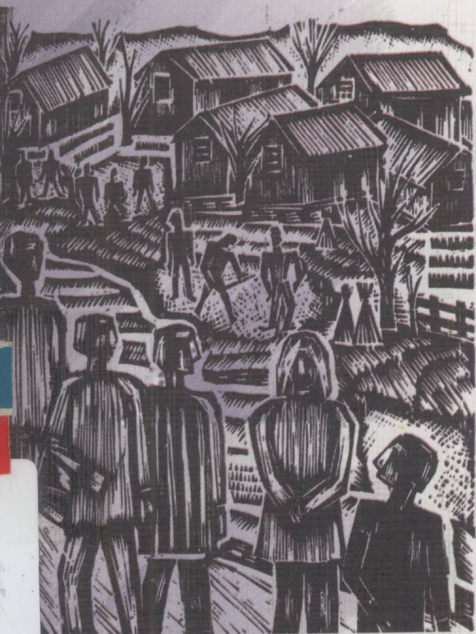


钱理群 著

# 六十劫语

木犁书系

野草文丛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木 犁 书 系

野 草 文 丛

# 六十劫语

钱理群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十劫语/钱理群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8  
(野草文丛)

ISBN 7-5334-2808-0

I. 六… II. 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410 号

## 木犁书系

总策划 阙国虬 黄 旭

---

野草文丛

## 六十劫语

作 者 钱理群

---

丛书责编 孙汉生 黄 旭

本册责编 黄 旭

责任校对 高 钰

封面装帧 林小平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阙国虬  
(福州市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

印 刷 福建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福州铜盘崎上 邮编 350001)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37 千

插 页 4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200

书 号 ISBN 7-5334-2808-0/I·170

定 价 22.7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木犁书系”缘起

20 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 50 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藪，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运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

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深学者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45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90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路，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

“苜蓿文丛”（苜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赵汀阳、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充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

福建教育出版社

## “野草”献 辞

高明的学者和博雅的作家，是不屑于写短小的文字的，那因由浅显而直白。而不幸这世间的道理偏偏纠缠着浅与白，于是便有了这些文不雅驯的文字。我们把它称为“野草”——那些在荒凉中挣扎存活的什物。鲁迅曾在沉寂中描述过它。

不需要宣言与告白，“野草”呈现的是弱小与有限，是为了消失才出现在这个世上。这些急促的独白，不属于永恒与未来。它笑对着自己的矮小与缺陷，正如面临朝阳的晨露，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它存在过。

鲁迅曾在70年前期待过自己的文字能够速朽，但今天的人们，却又在续写着它。虽然，人们还远远跟不上他的踪迹。但一样的明与暗，一样的生与死，一样的彷徨于无地。在乔木不得生长的地方，野草便是生命的期冀。

我们奉献的只有粗糙与荒凉，留给“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不要责怪它是残缺的、怪异的，只要土地还存在着，我们便会泛出新绿。

目  
录

六十劫语(代序)

第一辑 绝不让步

——关于我的思想

- 绝对不能让步(7)
- 一针见血(14)
- 还要追问下去(17)
- 世纪末的心灵相遇(23)
- 能不能换一种思维(30)
- 呼唤“爱”与“平等”的朋友之道  
——参加 97“神龙架笔会”的感想(32)
- 我与神农架(39)
- 录以备考(42)
- 世纪总结与期待(49)

第二辑 遗爱永恒

——关于我的家庭

- 自我简介(53)
- “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55)
- 遗爱永恒  
——《钱临三纪念集》前言(63)
- 太晚的纪念  
——《钱天鹤文集》编后记(64)
- 致友人书  
——关于“台湾之旅”(66)
- 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73)

### 第三辑 思想寻踪

——关于我的贵州精神兄弟

思想寻踪

——篮子《山崖上的守望》序(105)

附录：新年来信(116)

远方寄语(122)

何士光创作论(126)

石果创作论(143)

### 第四辑 精神呼唤

——关于我心中的北大

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57)

北京大学《蔡元培》话剧组缘起(165)

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170)

旧文重抄并抄后感(176)

想起了 76 年前的纪念

——读《北京大学日刊》有感(180)

我看到的 90 年代北大学生

——余杰《火与冰》序(191)

牧羊少年、过客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读《炼金术士》(196)

湖畔招魂

——为北大百周年校庆而作(201)

### 第五辑 追求真善美

——关于我的研究对象



鲁迅之缘(207)

读周作人(214)

寂寞中的探索

——介绍 40 年代汪曾祺先生的小说  
追求(219)

永不停息的创造者

——介绍吴组缃先生的小说(226)

追求真善美

——读《冰心近作选》(232)

对流逝的生命的回忆

——《冰心自传》编后记(234)

“以不切题为宗旨”

——现代作家写作经验谈之一(237)

文章是“做”出来的

——现代作家写作经验谈之二(240)

席殊书屋读书俱乐部推荐书目(243)

真的人写的真的书(249)

心有灵犀一点通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家辞典》序  
(251)

现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个侧面

——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一次演讲  
(254)

## 第六辑 生命延伸

——关于我的学术研究

个人学术小传(279)

《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  
的延伸(283)

《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  
的东移》的回应(322)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评  
论(340)

关于《名著重读》的来信(351)

后记(356)

# 六十劫语(代序)

1

春节一过，我就进入人生旅途的第六十个年头了。

好像应该想一想，并且写点什么。

已经过去的生命，恰好分为三段。毛泽东诗云：“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这联想或许有些不伦不类。

第一截，从重庆出生，到南京，再进北京，21岁大学毕业出京，算是入世前的准备。中间18年，是在远离北京的中国边远地区的贵州度过的，其间经历了十年浩劫，是靠着年轻人的友情而支撑过去的。1978年重返北京，生命算是得到了一次爆发，又与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中一晃二十春秋。我的生命就这样与两

六十劫语

野草文丛

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与后者联系的主要纽带则是鲁迅。由此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像力）的源泉，学术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在里面了。

似乎就这几句话，可以把这“60年”交代过去了。

中国传统有“六十一甲子”之说，也是把“六十”看作人生的一大段落。而在我的感受中，则是一大劫难，一个大坎儿。经过这一大劫，人应有所悟。

我悟到了什么呢？

去年，也就是“六十年”之末，我写了几篇文章，谈鲁迅的思想有一个原（元）点，一个中心，即是他的“立人”思想。这当然不是我的发现，得后兄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这一命题。但对于我，此番重提，却意味着，经过十数年的苦苦探索与体验，鲁迅的“立人”思想已经由外在的理性认识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追求，因此这是一次自我的“安身立命”。把“个体精神自由”确定为彼岸性的终极追求，这也就确立了在中国现实变革运动中思想文化上的彻底的批判立场：坚持对一切形态的奴役体制、奴役现象的揭示与批判，坚持对一切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各种形态的奴性的揭示与批判，坚持对自我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奴性与压抑他人的倾向的揭示与批判。我不想否认这一选择所具有的启蒙主义、理想主义色彩，但它同时包含了对启蒙主义与理想主义可能导致的专制主义的警惕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自我这一选择的个人性与有限性的一种清醒与自觉：“个体精神自由”仅是我自己所能体认的终极追求，对于他

人(包括我的读者、学生、后代)不具有任何示范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在自己:不仅是对青年时代的“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现象”的理想的更高层面的确认与升华,同时奠定了今后岁月生命的新的基础。

因此,有所悟,还要有所解脱:这也是“六十大劫”应有之义。不可否认,原有的“四大情结”多少含有某种赎罪、还债的意味,因而时有不堪重负的感叹。现在算个总帐,具体的债务大概已经还清,罪也一一赎过,真可以松一口气了。本来此时已经可以大体无愧地去见上帝,以后的年月是多余的。这新赐予的日子,应该属于自己与老伴了。如果还要继续写作,动力就更来自内心的欲求,更要为自己说话,说自己的心里想说的话了。人是这样的人,说的自然也还是“个体精神自由”这样的老话翻新的话,但心态或许会更自由,更从容,更少顾忌,更少束缚了。至于是否会减少点火气,显示一种成熟——这正是许多师友与学生期待于我的,则不敢保证,因为我相信“本性难移”这句话。人最终总是带着某种遗憾,留下供后人非议的某些话柄,离开这个世界的,尽善尽美反而失去了个性:老了老了,有些毛病就不要改了吧。

面对自我生命的这一大段落,想说、要说的话都说了,最后加上一个标题:“六十劫语”。

钱理群

1998年2月15日写于燕北园



第一辑

# 绝不让步

——关于我的思想

六十劫语

野草文丛





# 绝对不能让步

处于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回顾本世纪、展望下一世纪时，其中一个中心话题，即是在总结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中国的现代化目标。

我因此常常想到鲁迅。这些年人们热衷于谈论“弘扬民族文化”，却只局限于古代文化传统，甚至限于儒学一家，偏偏忽略、无视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已经形成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而在论及现代文化传统时，又有意无意地淡化鲁迅的传统，甚至把他视为“断裂民族文化传统”的“罪人”。在我看来，这都是可悲的隔膜。本世纪思想文化上的最重大的收获，就是终于产生了鲁迅这样的民族的与世界的文化巨人；现在连承认他的思想文化遗